

华莱士·史蒂文斯与茶的伦理书写

Wallace Stevens and Ethical Writing of Tea

马晓俐 (Ma Xiaoli)

内容摘要：华莱士·史蒂文斯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他的生活方式与诗歌创作艺术；现实与想象的主题都与东方茶产生过交集和融合，并由此产生精神启迪，提升“纯粹”的想象境界。本文以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为切入点，探索史蒂文斯早期诗歌《茶》和《胡恩宫殿里的茶话》与东方茶的渊源，展示诗歌以茶为载体呈现的道德意义，以及诗人想象世界中的现实主义关怀与伦理表达。茶及其文化或许是诗人平衡“现实和想象”、“人类和自然”、“个体和世界”和谐有序发展的交叉点。

关键词：华莱士·史蒂文斯；《茶之书》；《茶》；《胡恩宫殿里的茶话》；伦理

作者简介：马晓俐，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Title: Wallace Stevens and Ethical Writing of Tea

Abstract: Wallace Steven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merican modern poets. His mode of life, his poetry, and his creatively unique poetic theme of truth and imagination, have intersection and combinations with oriental tea, which inspires the high purity of imagination. His poems “Tea” and “Tea at the Palaz of Hoon”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reading *The Book of Tea* by Kakuzo Okakuro. The moral value and ethics in the imagined world based on tea as a medium and carrier find expression in his tea poems. They also display the poet’s connection with tea culture and his spiritual sustenance on tea as a nexus between the truth and imaginati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Wallace Stevens; *The Book of Tea*; *Tea*; *Tea at the Palaz of Hoon*; ethics

Author: Ma Xiaoli,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ea Culture (Email: maxiaoli@zju.edu.cn).

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大学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得纽约法学院的法律学位，1903年获得律师资格后就职于哈特德福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他从一名普通职员升职到副总裁，事业获得成功。同时他又

坚持纯粹的诗歌创作，出版有《簧风琴》（1923），《秩序观念》（1936），《拿蓝色吉它的人》（1937），《最高虚构笔记》（1942）和《必要的天使》（1951）等诗集。作为“业余诗人”，他是美国著名现代派杰出诗人代表，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和“批评家的诗人”等雅号，在诗歌和评论界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早期创作时期，史蒂文斯以茶为主题写过两首诗歌：《茶》（1915）和《胡恩宫殿里的茶话》（1921）。此外，《垃圾人》、《混沌鉴赏家》和《三位游客观日出》等诗歌都涉及茶的内容。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史蒂文斯研究专家理查森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华莱士·史蒂文斯与东方文化”中，作者Zhu博士以中国“公案”为例，论述东方文化对诗人的影响，其中有涉及茶的内容。2004年，美国学者尼克的论文“史蒂文斯与茶的世界”探讨了诗人与茶相互交融的关系。然而他们的研究却鲜有论述茶的伦理表达。本文探索史蒂文斯如何相遇“茶的哲学”，以及诗人以茶为载体呈现的道德意义、想象世界中的现实主义关怀与伦理书写。

一、遇见“茶的哲学”

史蒂文斯一生“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和康州小镇度过，基本上是以早上外出工作，晚上回家写诗的方式过着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很少出国，并未到过大洋彼岸的亚洲，然而，他与东方的茶结有深厚的缘源。根据史蒂文斯的书信记载和藏书，茶的信息与实物主要来源于中国、日本、锡兰（今斯里兰卡）三个国家。他在书信中记载1909年经常去纽约市艾斯特图书馆阅读和晚上回家写阅读笔记的情景：“阿拉伯的礼仪，波斯的诗歌，中国的道德准则，印度思想……，日本彩……。唐代皇帝的荣耀或者宋代社会的优雅。……还摘抄记录了（中国文人墨客）的四大技艺：作诗、弹琴、品茶、下棋”（Zhu 10-11）。

早在史蒂文斯在哈佛学习期间（1897—1900），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洋艺术博物馆内已收藏有较为丰富的东方艺术品。因为，自美国哈佛学者阿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0-1908）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任职（1878-1889）结束后，将许多东方艺术品带回美国，并于1890年被聘为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主任，掌管他本人及友人赠送的东方艺术品。著名史蒂文斯研究专家纽约州立大学琼·理查森教授认为，“诗人在哈佛期间产生对东方物品的兴趣，其精华已经发展成为他性格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Richardson 33）。可以说，费诺罗萨在波士顿博物馆收藏和展出的东方艺术品对史蒂文斯的人生具有启迪作用，标志着他对东方及其哲学思想关注的开端。二十世纪初，费诺罗萨举荐自己的学生冈仓天心接替担任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主任一职。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 1863-1913）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认识费诺罗萨，后来成为他的艺术启蒙老师。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精通中、日、英三国语言，通晓东西方古典文学、哲学、

美术、宗教等领域的精髓，一生频繁往来与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他在美国期间，多次用英文演讲和举办茶会，红极一时，在人文艺术领域产生轰动，广交挚友并受到社会名流推崇和资助。他是日本著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作为“文化交流大使”，让西方世界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他先后出版《东洋的理想》（1903），《日本的觉醒》（1904）和《茶之书》（1906）三部英文著作，其中《茶之书》最为成功，影响力最大，出版后畅销不衰，广受关注，陆续出版十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茶之书》是一本薄薄的英文小书。全书由七个章节组成，书的开篇讲述：“开始是作为药方，慢慢却变成了饮品，早在中国的八世纪时期，它（茶）就进入诗歌领域，成为一种极具风雅的娱乐方式。”此处，天心讲到中国是茶的发源地，茶最初为药用，后为饮品。历史记载着，品茶、吟诗作赋是古代中国文人生活中的一种风雅娱乐方式。来自大自然的茶叶与艺术和雅士的融合，也呈现东方茶、生活方式和诗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画面。理查森教授在《华莱士·史蒂文斯：传记：早期时代 1879-1923》一书中多次提到史蒂文斯读过冈仓天心的这两本著作：《茶之书》和《东洋的理想》，并把部分内容摘抄在笔记本上。或许更令史蒂文斯震撼和深思琢磨的恐怕是在“人性的茶杯”章节里，天心精辟地总结出：“从一般接受意义上来说，‘茶的哲学’并不仅仅是审美主义。因为它还表达了我们（日本人）从伦理和宗教角度对人和自然的全部见解。它属于卫生学科，因为它强调清洁卫生；它又是一门经济学科，因为它舍弃繁琐和奢华，展示简洁中的舒适自在；它还是一门道德几何学，它界定了我们对宇宙认识的空间比例感。它使所有追随它的信奉者成为有品味的贵族，由此而代表着东方民主的神髓”（Okakura 1）。通过研读《茶之书》，史蒂文斯近乎着迷于东方茶，后来的生活中也一直追寻东方茶叶，用自身体验感知和习得“茶的哲学”的核心思想。《茶之书》在美国的出版影响并改变了史蒂文斯的生活方式和创作。

美国本土不产茶，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英国、印度等拼配红茶，品种比较单一，市场不仅难以见到东方多样的茶叶品种，美国人对茶叶也是知之甚少，高品质的中国茶叶买卖更实属新鲜不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史蒂文斯却十分热爱稀有的东方茶叶，非常执着购买和品鉴茶叶。他的家庭早餐和办公室似乎从来没有缺过茶，并且还喜欢和朋友探讨茶的品质。他在1937年10月8号的信中写道：“我在尽力想办法买到质量最好的茶叶。这里大多数茶叶都很普通，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你最近一次给我那些茶叶散发出一种自然的芳香和品质，我非常喜欢。我想再买些和上次一样那种精选茶叶，随信汇款给你100卢布，我对数量没有要求，只要能够买到质量上等的茶叶，能买多少，你看着办就行”（Israel 11）。在1935年冬季另一封写给朋友詹姆斯·A·鲍尔的信中，史蒂文斯曾提到寄钱委托一位在中国广东岭南大学读书的学生本杰明·科克（Qwock）买中国茶叶一事。他点明要买那种“博学茶”，即“中

国文人墨客喜欢喝的那种茶叶”(Letters 301)。同年,史蒂文斯在回复大吉岭基地联合茶叶公司的贝茨(Bates)信中这样写道:“虽然不想打扰你,但我必须向你请教些问题。……我对茶叶了解的很少。……当我在旧金山想买些中国茶时,有人告诉我30美元可以买到一磅品质最好的茶……。我想旧金山的那个人似乎在给我开玩笑吧。但是,当时我对茶叶一无所知,我很想了解清楚事实”(Israel 11)。后来,他收到茶叶公司寄来的“优质花香橙黄白毫”红茶及回信:“这是能从山上采摘制作的最优质茶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的茶叶有卖30美元一磅的。旧金山的那个人当然是在跟你开玩笑”(Israel, 11)。同一时期,史蒂文斯同锡兰总部里安纳多·范·盖泽尔(Leonard Van Geyzel)开始书信往来。1937年9月14日,史蒂文斯在写给盖泽尔的第一封信中,不仅提到给妻子和女儿买圣诞节礼物,而且还清楚地说要买茶叶:“我们家有三口人:我和妻子史蒂文斯夫人,还有14岁的女儿。我妻子可能想要一条项链,如果能够在锡兰买到的话……。我自己想要一些茶叶,比如说,5磅精选上等茶叶,不需要是同一种类的。我正在考虑可以买一些直条形的茶叶:那种我以后可以直接买到的。也许你可以在包装袋上标上贸易商的价格和名称。我喜欢的另外一种茶叶是那种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弄不到手的,至少在一般市场弄不到手的那种茶叶。那种免税的茶叶你可以单独寄给我”(Letters 324)。虽然他声称对茶叶“了解很少,一无所知”,但是他被朋友称为“茶叶鉴赏家”。从上述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对茶的外观形状和品质等都有要求,称得上是行家。对于冈仓天心“茶的哲学”思想,史蒂文斯不仅在理论上和精神上追求探索,而且将购买茶叶、体验茶味、鉴赏茶品等实践方式贯穿于生活。不断地自我诠释和提升生活中茶的伦理表达。“茶的哲学”既从伦理的视角诠释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指人的生活方式。它服务于人,告知人在生活中应该抛弃繁琐,不铺张浪费,简洁布局和空间留白设计也会使生活过得舒适开心。茶的哲学也是生活的哲学,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大自然赐福于人类的茶在生活中书写出伦理道德,人与自然可以交流,相互尊重才能和谐。对茶的热爱和理解,最终成就诗人一生的生活方式,也激发着他创作诗歌的灵感。正如美国学者尼克所说:“无论茶是作为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文化形式都融入了史蒂文斯诗歌生活的两个阶段:早期阶段,茶促进《簧风琴》诗集的出版,使人联想到美学、声音实验、间或意象主义,更重要的是东方主义;后期阶段的那些富含哲理的长诗则经常展示出诗人对茶的鉴赏能力等”(Israel 3)。

二、《茶》¹: 茶表达的道德价值

诗歌《茶》写作于1915年,是史蒂文斯的早期作品。诗歌以茶为题但诗中却无茶字出现,这种诗歌创作手法与中国宋代诗人林和靖的《山园小梅》

1 文中史蒂文斯的诗歌译文部分有改动,但均选自: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一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山园小梅》诗中不提“梅”字，却是空前绝后的咏梅诗歌。评论家 戈兰·蒙森 (Gorham B. Munson) 曾经说：“无可否认，他（指史蒂文斯）…… 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 …… 由于他这种训练有素而且行之有效的细腻作风，史蒂文斯一直被人称作是中国式诗人”（Munson 44）。《茶》是一首自由诗，分八行排列，蕴涵着无穷的想象力和艺术张力，犹如一幅动人的自然画卷，让人欣赏茶的世界。茶叶自身异域的、神秘的属性和史蒂文斯的离奇想像，增加了理解这首茶诗难度。全诗如下：

《茶》

公园里，大象的耳朵¹
 在寒霜中皱缩，
 而小径上的落叶
 奔跑如鼠，
 你的灯光落
 在闪亮的枕上，
 海的阴影，天空的阴影，
 像爪哇的伞。（97）

西方学者评价这首诗说：“结构紧凑、集中、简洁，明显带有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节奏轻松、诙谐，色彩清淡柔和”（Buttel 129）。然而，初读这首诗歌，给人的感觉是不易理解，思想上无法产生触动，主题表达含糊不清。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簧风琴》诗集的特点，“论有序的随意性：或许像宝石，但缺少明确的意义”（Israel 5）。事实上，该诗的题目“茶”字至关重要，读者只有认识茶、了解茶，并有饮茶的经验，脑海才会浮现诗歌创作的意象。诗歌题目的“茶”（Tea）字的涵义宽泛，它既可以指“泡茶、饮茶行为过程”，也可以指静态的“一杯/壶茶（汤）”，还可以指“茶叶”、“茶树”，甚至“茶点”。那么史蒂文斯想要表达的是哪个方面呢？是在想象茶树种植园的景观还是在体验品茶？一人品茶沉思还是在与朋友茶叙？诗歌出现的第二人称叙述，是表达两人对话场景还是说话者自言自语？“你”作为“听者”是指代他人还是用拟人手法指代茶？美国作家和批评家维克登认为，这首诗的“每一行”都“以某种方式传递着茶的印象和感觉”（Vechten 43）。

这首以茶为题的诗，是接近自然与生活的诗歌。通过补充一些信息，诗歌会出现不同的茶场景和意象。首先，我们大胆设想诗人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用茶杯冲泡一杯绿茶的过程中，触景生情，杯中动态的茶叶画面激发诗人创作灵感。诗歌开始的诗行“公园里，大象的耳朵在寒霜中皱缩”留给

1 大象的耳朵：南美洲的一种热带植被，可食用，它的树叶巨大且形状酷似大象的耳朵，由此获得广受喜爱的名称。

读者深刻印象，此处，公园可以理解为对空间地域的界定，暗喻为茶杯，一种透明的玻璃杯。泡茶人先将球形的珠茶（早期出口的中国绿茶）放入冰冷的茶杯中，然后给杯中注入热水，茶叶受到热水冲泡的瞬间，杯底茶叶自动翻滚，叶片自然舒展，形态变化无常，但又形态可辨，看似“小径上的落叶奔跑如鼠”。然后，出场的“你”既可以暗指说话者或听话者。他/她的（家中）的灯光照在闪亮的枕上（pillow）？或者可以理解为灯光照在用来放茶杯的垫子上（pillow）？杯中的茶叶在灯光下继续游动着，漂浮在水面的茶叶与茶汤和底部的茶“海天一色”，透过光的折射，形成“海的阴影，天空的阴影”。有些完全舒展的茶叶一芽两叶，“像爪哇的伞”。在诗歌结尾，茶叶由近至远，联想到“爪哇”，回到现实中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史蒂文斯用一种动态的记录，表达自己从球形的干茶叶入杯到品饮茶汤伦理感受，揭示了茶的伦理属性和自然的灵性。诗中提到的“公园里”或许暗指“茶叶种植园里”，霜冻的气候使叶片卷曲皱缩，秋风吹起落在地面的树叶，像老鼠在奔跑。“你”可能指太阳，“太阳的灯光”照在茶树之间，形成相互之间投射的阴影。不过，后几行“落在闪亮的枕上”和大海和天空形成的阴影很难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诗歌第二部分从“你的灯光”开始到“爪哇的伞”结束，诗人亦或在告知他人茶叶的来源地，或吟出自己对于爪哇的异域风情的向往。那里曾经是世界茶叶贸易中心，有他曾经特别熟悉和钟爱的茶文化氛围。有茶的世界是文明有序的世界，是诗人想象中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的茶也是伦理和想像的载体。诗歌最后以异国的鲜明色彩结束，反映了诗人的积极思想。这首诗中的诗行“你的灯光”，还可以理解为象征智慧之光。无论东方或是西方，饮茶能够交流情感，增添智慧。在这里，无论茶叶还是茶汤，都成了伦理的载体，成了人和人之间心灵交流的媒介。在诗人的想象里，西方同东方并不遥远，就在杯中，就在茶中。

《茶》的创作离不开诗人对茶的理解和“茶人精神”的领悟。茶性俭，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有助于人们提升道德意识，进入自我修行和道德修养的精神世界。史蒂文斯始终恪守简单淳朴的生活准则，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在诗歌中追求人生的道德境界，表达自己的伦理关怀。他白天忙于工作，下班后回到家中，饮茶沉思，然后进入自己诗歌王国漫游。1909年史蒂文斯写给埃尔希的信中说：“天色已暗，我打开台灯……——饮茶仪式已结束。——我不应该猛地脱掉黑色法官帽和长袍，而立刻换上象征权力的白色法官帽和一套五颜六色——或有可能，一套江湖小丑的戏装？因为当我坐在窗前开始写作，我面临现实，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当我打开台灯和拉下窗帘——一切都不在真实，至少不需要，这样我便迅速进入世外桃源”（Letters 134）。喝茶不仅可以提神醒脑，而且有助于净化心灵和提升道德境界。这是一首茶的赞美诗，更是一种伦理表达，通过茶表达诗人的道德感悟和精神追求。

三、《胡恩宫殿里的茶话》：想象世界的伦理表达

1921年，史蒂文斯创作了《胡恩宫殿里的茶话》一诗，与《茶》这首诗一样，诗歌以“茶”为题，但诗中却不出现“茶”一词。这首诗处于诗集《簧风琴》中诗歌排列顺序的正中心位置，构成诗集的核心部分：

莫以为我在紫气缭绕中穿越
所谓极至的孤单并降落西天，
我就会少了一点我自己。

我胡须上闪亮的膏药，
不绝于耳的颂歌，大海在我内部的
潮涨潮落，这些不算什么吗？

我的心境下着金色的香油之雨，
我的耳里回旋着颂歌的听觉，
我自己就是汪洋大海的罗盘：

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漫游的世界，
我的所见所闻皆源于我自身；
那儿，我感到我更真实也更陌生。（50）

哈罗德·布罗姆认为，《胡恩宫殿里的茶话》很容易被理解为一首哲学诗歌，一首唯我论或主观理想主义的练习诗，也或许可以解读为是像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假设一种潜意识主宰着意识的精神生活。诗歌中的“胡恩”指通往史蒂文斯作为诗人的未来发展之路。这首诗歌表现了诗人通过想象构建自我，然后发现自我的经历。该诗歌被认为是一个纯虚构的世界，“胡恩”是一个模糊的东方智人，自己快乐地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胡恩”可能表示“英雄月亮”。在史蒂文斯早期诗歌中，月亮和太阳表示想象和现实。“胡恩”所说的自我和虚构世界的感觉，事实上是唯我论的。他总结说，自我是唯一的现实。诗歌中，史蒂文斯“试图将潜意识的影像短暂投射出下凡在西方世界的一位想象的太阳神”（Powell 290）。诗歌显然比被虚构的纯西方的哲学诗歌要复杂许多。饮茶人即“说话的人”在“在那里”品茶、感知、体验、顿悟，然后进入忘我的道德境界。这首诗把东方现实世界中的茶及其茶文承载的伦理连接在一起，以茶写思想，写境界，茶在诗中成了伦理的载体。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可能是史蒂文斯感知和想象古代东方茶文化的直接来源。首先，《茶之书》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

文学作品。在谈及茶历史和哲学的第一和第二个章节，冈仓天心引经据典，文学双关语更是信手拈来，频频与古典文学产生呼应。他说：“的确，局外人多半不懂我们为何要如此无事生非。他会说：这根本就是茶‘碗’风暴嘛！”（*The outsider may indeed wonder at this seeming much ado about nothing. What a tempest in a tea-cup! He will say.*）他将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剧名“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使用的恰到好处，表现直面本意的同时，使读者瞬间联想到莎翁的经典喜剧。同时，虽然“茶杯里的暴风雨”（*a tempest in a tea-cup*）源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但不得不说，它也唤起了莎翁后期创作的另一部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其中，*tea-cup*与章节题目中*cup*（*The Cup of Humanity*）产生主体呼应，也将茶、文学和人性三者关联起来，可谓独具匠心。此外，天心也提到英国散文家斯蒂尔及其创办的家喻户晓的期刊《观察者》和英国第一位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对茶的痴迷。巧借法国作家小仲马名作《茶花女》（*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改为了“茶中皇后”（*The Queen of the Camellias*）。更奇妙的是，“茶中皇后”的比喻又与英国第一首咏茶诗相关联，那是宫廷诗人沃勒写给凯瑟琳皇后的一首祝寿诗（马晓俐 92-95）。不难理解，这些信息会留给史蒂文斯深刻印象，触动诗人的感官。中国“南朝的诗人曾经留下热爱茶饮的断篇残句谈及‘玉液之沫’。”史蒂文斯的诗话剧《三位游客观日出》中有“来自智者的饮品？来自玉液？（*Drink from wise men? From jade?*）”，而“玉液”和提及的“茶”和“智者”产生的意象源自史蒂文斯阅读过的《茶之书》和《中国禅宗》，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Zhu 164）。史蒂文斯也曾经说过：“有些物体更容易激发暗喻。一个茶杯比整体世界更容易接纳暗喻”（270）。

通过《茶之书》，史蒂文斯了解到中国唐朝“诗人”陆羽（733-804）及其著作《茶经》，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堪称茶叶百科全书。陆羽一生嗜茶，精研于茶，对茶业的发展和传播作出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被誉为“茶圣”。冈仓天心称陆羽为诗人，认为，“早在八世纪中期，东方诞生了第一位茶叶使徒——陆羽。他生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当时泛神崇拜象征主义者呼吁人们能反映特殊性下的普适性。而东方诗人陆羽则知晓存在于茶叶世界的和谐与秩序可以统治万物”（Okakura 13）。陆羽制定了“茶的法则”，而《茶经》是“茶的圣经”，也是一首旷世叙事史诗。天心叙述把概括了《茶经》三卷十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他拥有精湛的汉语和英语互换驾驭能力，为了直观展示最优质茶叶品质，他选择采用直接翻译法，使其能够更加生动地带给西方人的想象。譬如，英文

According to him the best quality of the leaves must have ‘creases like the leathern boot of Tartar horsemen, curl like the dewlap of a mighty bullock, unfold like a mist rising out of a ravine, gleam like a lake touched by a zephyr,

and be wet and soft like fine earth nearly swept by rain' (Okakura 14)。

与此相对应的中文版《茶经》内容为

茶饼外观千姿百态，粗略地讲有的像胡人的靴子，皮面皱缩像京锥的纹样；有的像峰牛的胸部，有起伏的褶皱；有的像浮云出山，曲折盘旋；有的像轻风拂水，微波涟漪；有的像陶匠箩筛陶土，再用水淘洗出的泥膏那么细腻陶工淘洗陶土成为澄泥；有的又像新平整的土地，被暴雨急流冲刷过后的平滑（陆羽 41）。

对比译文会发现，天心除了略去陆羽原文中的一句“有的像陶匠箩筛陶土，再用水淘洗出的泥膏那么细腻陶工淘洗陶土成为澄泥”之外，他忠实于原文，运用英语文学修辞明喻手法，且保留了中国古典风格的抒情排比句，近乎完美地呈现一种诗歌般的意境。再如天心对茶汤部分的编译：

There are three stages boiling: the first boil is when the little bubbles like the eye of fishes swim on the surface; the second boil is when the bubbles are like crystal beads rolling in a fountain; the third boil is when the billows surge wildly in the kettle. The filmy leaflet hung like scaly clouds in a serene sky or floated like waterlilies on emerald streams (Okakura 14-15)

汤花，有的像枣花在圆形的池塘上漂然浮动；有的像回环的潭水、曲折的洲渚间新生的浮萍；；有的则像晴朗天空中的鳞状浮云（陆羽 85）。

不难想象，陆羽对茶外形、品质和茶汤的诗歌般的描绘，定然会勾起史蒂文斯会对东方茶文化的想象和向往。诚然书中有关茶叶物质属性等实物描写也作用于诗人对茶叶品质的博学及其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是，史蒂文斯的茶诗与中国唐朝诗人卢仝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有关联性。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茶仙”雅号的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诗》或《饮茶歌》）与陆羽的《茶经》近乎齐名，均可谓千古佳作。诗歌源于收到朋友孟简将军赠送的阳羨月团茶，卢仝有感朋友深情，作诗表达感谢之情。诗歌包含了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写新茶本是天子王公贵族享用之物，如何到了山野人家以及受宠若惊之感。之后，写诗人反关柴门自煎饮茶的情景和自我感受，如润喉、除烦、泼墨挥毫以及得到成仙、羽化飞升和精神境界。第三部分笔锋一转，写茶农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山崖峭壁采摘茶叶的情景。《茶之书》中，天心挑选翻译了该诗歌的中间部分，也是最朗朗上口，家喻户晓，经久传唱的中间部分。这部分把品茶人的心理和生理感受描绘得淋漓尽致，表达诗人卢仝对茶的喜爱，

一人自煎自饮，独享茶的美，进入精神净化的境界。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The first cup moistens my lips and throat, the second cup breaks my loneliness, the third cup searches my barren entrail but to find therein some five thousand volumes of odd ideographs. The fourth cup raises a slight perspiration, ---all the wrong of life passes away through my pores. At the fifth cup I am purified; the sixth cup calls me to the realms of the immortals. The seventh cup---ah, but I could take no more! I only feel the breath of cool wind that rises in my sleeves. Where is Horaisan? Let me ride on this sweet breeze and waft away thither(Okakura 15)。

诗人首先如实记录每杯茶带给他的不同感受，然后一步步获得灵感，文思泉涌，在幻想中乘风追寻向往之地。诗人提到的蓬莱山是虚构的，是汉族神话传说中的神山，神仙居住地，常用来泛指仙境。天心的译文并没有将蓬莱山直译为 *Mountain Penglai*，而是选用 *Horaisan* 这样一个生僻词，带给西方读者对其的猜测和想象，可谓恰到好处。卢仝以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饮茶为素材，用奇特的想象，夸张与浪漫艺术手法，彰显别致或怪异的审美，语言朴实无华，却充满张力。他不仅使用生僻词表达自我虚构的地方，也使用具有自我特点的最简洁的数字。融繁与简于诗歌，集现实日常生活与想象的仙境于一身，也含蓄表达出饮茶人从生理到心理的道德升华境界。

《胡恩宫殿里的茶话》诗歌中，诗人史蒂文斯与茶仿佛浑然一体，“我”暗指茶叶，也指诗人自己。诗歌的前三小节，“我”是一种拟人手法，实则用茶叶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茶杯中的“我/茶叶”，被水浸润，缓缓舒展身体，散发的香气，但并不会“少了一点我自己”。茶叶在茶汤中上下翻滚，被比喻成大海里的“潮涨潮落”。而这些海浪对于杯中的茶叶根本不算什么，茶叶自由自在，淡定地掌握着自己的方向，“我自己就是汪洋大海的罗盘。”第四小节，我/诗人得到茶叶的启迪，转向思考人生，走到舞台的前方，发出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如何活出“真实自我”。进入这样的精神境界后，诗人的感觉是“更真实也更陌生。”形成围绕从杯中茶的变化叙述，转入思考自身状态、人类与自然、个体与世界之关系。周围笼罩着在西方世界代表高贵的紫色的云雾缭绕，扑鼻而来的茶汤茶香飘荡弥散在胡恩的宫殿---诗人/品茶人进入想象的世界。史蒂文斯“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来发现那一刻在他看来是诗歌的东西”(273)。他生活中喝茶，感知茶带给他的灵感，也“在自己的诗歌里以诗歌本身的途径来显露他发现的东西”(273)。正如

怀汀 (Anthony Whiting) 所说, “《胡恩宫殿里的茶话》一诗同时表现出创造感和喜悦感, 这不同于带有怀疑的反讽里所表达的那种创造和喜悦”(Whiting 97)。那些真实的、吸引人的感觉一部分起源于茶, 茶用它的力量包围了周围的空间。茶是“那里”的一部分, 在那里, “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漫游的世界, 我的所见所闻皆源于我自身; 那儿, 我感觉我更真实也更陌生”(50)。

阅读斯蒂文斯的茶诗歌, 脑海浮现中国古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 自然感悟到一种时空的张力与东方茶文化的含蓄哲理精神的契合, 似乎正是那种捉摸不定、似是而非的“茶气”指引着诗人穿梭于现实与想象的自然转换。身处美国二十世纪工业革命时期, 遭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和挫伤, 陷入矛盾冲突的自然环境伦理困境, 史蒂文斯通过感知和体验和想象, 犹如古代东方文人墨客那样, 在茶及其文化的沐浴和熏陶下, 用茶诗寄托精神, 表达现实与想象的差距, 呼吁保护环境, 提倡人类和自然和谐有序发展。史蒂文斯的茶诗在当下仍然具有警示后人的伦理现实意义。

Works Cited

- Benfey, Christopher. *The Great Wave: Gilded Age Misfits, Japanese Eccentrics, and the Opening of Old Jap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Bevis, William W. *Mind of Winter: Wallace Stevens, Meditation and Literature*. Pittsburgh: U of Pittsburgh P, 1988.
- Buttel, Robert. *Wallace Stevens: The Making of Harmoniu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7.
- Cook, Eleanor. *Poetry, Word-play, and Word-war in Wallace Stev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8.
- Israel, Nico. “Wallace Stevens and the World of Tea.” *The Wallace Stevens Journal* 28.1 (Spring 2004): 3-22.
- 陆羽: 《茶经》, 沈冬梅编。上海: 中华书局 2010 年。
- [Lu, Yu. *The Classic of Tea*. Ed. Shen Dongmei,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马晓俐: 《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 [Ma, Xiaoli. *A Study of British Tea Culture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0.]
- Munson, Gorham B. “The Dandyism of Wallace Stevens.” *The Achievement of Wallace Stevens*. Ed. Ashley Brown and Robert S. Haller.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62. 41-45.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Dreamsmyth edition, 2001.
- Phillips, Siobhan. Wallace Stevens and the Mode of the Ordinary,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54.1 (Spring 2008): 1-30
- Powell, Grosvenor. “Sturge Moore’s ‘The Powers of the Air’: Socrates and the Self-regarding Figure of

Wallace Steven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88.2 (1993): 283-296.

Richardson, Joan. *Wallace Stevens: The Early Years. 1879-1923*.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Riddel, Joseph N. *The Clairvoyant Eye: The Poetry and Poetics of Wallace Steven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65.

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文集》，陈东东 张枣编；陈东飏 张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Stevens, Wallace. *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 Wallace Stevens: Poems and essay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4.]

Stevens, Wallac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4.

—.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Ed. Holly Stev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Vechten, Carl Van. "Rogue Elephant in Porcelai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Gazette* 38 (October 1963): 41-50.

Weston, Susan B. *Wallace Steve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7.

Whiting, Anthony. *The Never-resting Mind: Wallace Stevens' Romantic Irony*. U of Michigan P, 1996.

Zhengming, Zhu. *Wallace Stevens and Oriental Culture*. New York: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